



2005年第4期(总第38期)

## 五一假期即将来临 各地准备观鸟大餐

本刊讯 随着五一黄金周的临近,全国各地的鸟友们都做好了外出进行观鸟活动的准备。

北京、吉林、河北、河南等地的部分鸟友准备前往北戴河参加由北京观鸟会发起的2005北戴河国际观鸟大赛(本刊37期曾重点报道)。而深圳观鸟协会则组织部分会员到河南董寨进行4天的观鸟及摄影活动,往返途中还会在湖南岳阳停留2天观鸟。

广州鸟友一行4人将于5月1日到广东郁南县同乐大山自然保护区观鸟,其中包括广东资深观鸟人廖晓东。同时,江西鸟友已做好迎接福建同好的准备,双方将一同前往以黄喉噪鹛而闻名全国的婺源,浙江也有部分观鸟者将在那里度过五一假期。

西南方面,贵州鸟友将前往四川协助四川观鸟者完成由成都观鸟会和若尔盖县湿地管理局、绿色骆驼联合举行的“若尔盖湿地水鸟调查计划”,此次活动由保护国际提供大部分的资金支持。

此外,上海、深圳、新疆的观鸟者也将进行各类观鸟活动,敬请关注本刊后续报道。

(禹林)

## 寻找失踪的黑颈鹤

本刊讯 近日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传出消息:一只佩戴发射器的黑颈鹤失踪了!

不久前,国内多家媒体纷纷报道了我国首次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进行卫星跟踪的消息。科研人员在黑颈鹤身上安装了卫星信号发射器,通过发射器发射给卫星的信号确定它的地理位置,希望能以此了解黑颈鹤的迁徙路线。然而,近日却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传出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一只佩戴发射器的黑颈鹤失踪了!

黑颈鹤失踪了——准确地说是失去了联系。失去联系的黑颈鹤是在云南省昭通市大山包黑颈鹤自然保护区捕捉的,与它一同捕获并安装上发射器的还有另外3只黑颈鹤。其中有两只是已经证实飞到了夏季繁殖地四川省若尔盖湿地,另一只仍停留在越冬地云南大山包保护区。而这只失去联系的黑颈鹤在4月8日夜间仍然在大山包活动,4月9日中午信号显示在四川省美姑县境内,当天晚上在该地停留,10日晚出现在四川省汉源县大岭乡境内(根据卫星数据的地理位置估测行政区域,下同)海拔高度在2300米以上,随后出现反常现象,信号显示该鹤回头向南移动,并且海拔高度大幅度变化,忽高忽低,但都在汉源县境内。12日中午信号最后消失在县城附近的市荣乡附近,海拔下降到了950米左右。据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估计,有可能是因为遭到了非常恶劣的气候影响或是人为破坏,造成卫星发射器的突然损坏。研究所杨晓军研究员表示,他们非常想知道有没有人看到或听说了该鹤。该鹤背部带有黄色的卫星发射器,长20cm,宽和高5cm左右,看起来有些凸起,近的话可以看到天线。另外左腿上有2个绿色彩环,右腿有一个号码为n01-3318的金属环。

据杨晓军介绍,此次佩带的发射器重量仅90克,安放在鹤类的背上后就被羽毛所覆盖,因此发射器对鹤的飞行、隐蔽等没有影响,这可以从相关的研究和已经到达若尔盖的鹤上得到验证。发射器掉落的可能性极小,遭受雷雨的袭击而失灵的可能性也不大。他们最为担心的是人的影响。因为就在一个多月前,国际鸟盟传出消息,一只保持世界鸟类卫星信号最长追踪时间的白鹤在法国塞纳河口由于触电线身亡。

杨晓军研究员向广大观鸟者及普通民众请求帮助,如果有谁发现或听到有关这只鹤的消息,请尽快与他们研究所联系,他的电子邮箱是: yangxiaojunkm@yahoo.com.cn

(禹林)

## 【物种信息】

## 青头潜鸭数量减少 国际鸟盟发出警告

来自国际鸟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的消息：东方鸟类俱乐部的群发邮件组上不久前就2005年长江中下游水鸟调查结果中青头潜鸭数量之稀少展开了讨论，调查数据显示在统计到的636,000只水鸟中仅有8只青头潜鸭，这一结果引起了鸟类学者们对青头潜鸭这一全球受胁物种数量大幅下降的关注。

来自泰国的消息表明，当地越冬的青头潜鸭数量也呈垂直下降趋势，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固定的几百只越冬个体，近年来只剩下了少数。孟加拉国的形势也不容乐观，Hakaluki Haor 和 Tangua Haor 这两个地方曾是青头潜鸭的主要越冬地，迟至1992, 1993年，还分别记录到700和1,700只，可是前一个地点在最近两个冬天的观测中，一只都没有发现。韩国的青头潜鸭一直以来数量就不多，而现在显然更加稀少了，每年仅有几个记录。

青头潜鸭也从它传统的迁徙路线上消失了，以往在河北和北京都能有固定记录，但是2003年中国观鸟年报中却没有来自这两个地方的任何记录。

在没有更多、更大范围的调查前，也许我们还可以将青头潜鸭在已知地点数量的大幅下降归因于它们可能只是转移到其他地方了，毕竟这个物种的数量被认为会根据水位变化而大幅变动。但是国际鸟盟亚洲区的Mike Crosby认为：“青头潜鸭作为亚洲最受威胁的水鸟之一，近年来有关它记录的减少的确令人担忧。因此，很有必要尽快在以前是和有可能是其栖息地的地点展开调查，以确认它是否真的在减少。”

近期对青头潜鸭的评估认为其属于易危级别，全球数量约为20,000只，但也许其实际数量更少，只剩下不到10,000只了。(ptarmigan)

### 请留意硫磺鹑和灰鹑的记录

4月21日，一位名叫Bo Petersson的国外观鸟者在上海附近海域的大洋山上目击了4只硫磺鹑。他是第一个上这座岛的西方观鸟者，当时正在上海做观鸟旅行。他的报告见于(瑞典语)：

<http://www.avifauna.se/index.asp?lev=2833&typ=1>

4月16日他还在崇明岛目击到1只雄性灰鹑，而另一位叫Matt Bartels的外国人认为4月21日自己在上海植物园也看到了灰鹑。



硫磺鹑 freeman 摄于福州(2005/4)

### 关注带脚环的黄喉噪鹛

据香港观鸟会余日东提供的消息：中科院鸟类专家何芬奇教授联同香港观鸟会从去年夏天开始进行黄喉噪鹛的追踪研究，研究人员在一只黄喉噪鹛的脚上放了两个彩环(左白右红)，如鸟友们看到此鸟，请把发现的日期、时间、地点、是否集群(多少只同伴)记下，并将资料发到以下邮箱：

(bfspoonbill@hkbws.org.hk)

### 关注紫水鸡在南方的分布

日本野鸟会的陈承彦呼吁中国大陆的观鸟者注意收集紫水鸡在中国南方的分布信息。

由于缺乏该鸟种在中国的有效资料，目前国际上大部分权威的资料书中紫水鸡的分布只划到云南边界。在鸟类学界，一些研究人员甚至认为紫水鸡已经在中国东南灭绝。然而近年来这种鸟在中国南方较为频繁地被观鸟者看到，广东，福建，四川等地均有报告。其中汕头观鸟者郑康华在潮汕东部饶平沿海还一次目击到16只结群活动的紫水鸡群。陈承彦认为，既然多个地方都发现了紫水鸡，那么最好是国内关心紫水鸡的鸟友将各自掌握的信息汇总，整理为中国紫水鸡的参考短讯(分布、数量、有否繁殖、面对的生存威胁等等)，投到国外的一些鸟类通讯(比如东方鸟类俱乐部的通讯)。这样以后国外介绍紫水鸡，就不会忽略中国南部和东南部的群体。而且因为这个群体是在紫水鸡世界分布的东北边缘，数量较少，它们的行为是否与一般紫水鸡有异，也是一件很值得留意记载的事。

有关这个地区的紫水鸡是真正原产，还是逃逸鸟，也应该做一个评估，如果鸟友们在野外目击到这种鸟，可以广泛征询一下猎人、养鱼户、农民等当地居民，查一下是否一直都有这种鸟，以前数量多不多等，这样可以初步确认它是否原产。

## 【调查报告】

## 大邑雾山伴鸟行

## ——成都地区鸟类多样性调查日记

(成都观鸟会) 扎西学

【2005年4月2日, 星期六, 晴转阴】

短暂的“二十四届爱鸟周及成都地区鸟类多样性调查启动仪式”结束后, 纯厚敦实的大邑县林业局黑水河自然保护区韦燎副主任走过来问: “大邑县调查队的什么时候出发?” 简短的问候与交流之后, 我、巫嘉伟以及《天府成都》的记者何莉一行三人, 踏上了赴大邑县雾山地区鸟类多样性调查的征程。

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中的交谈中, 我知道了韦燎副主任参加过 1991—1994 年大邑县鸟类调查工作, 是主要成员, 我手中的历史资料《四川大邑县鸟类考察报告》上就有他的名字。

大邑县林业局黑水河自然保护区黄祖惠主任早早地在大邑县城等候我们的到来, 并一同奔赴此次调查的目的地——大邑县雾山乡雾山村开华寺一带。丰盛的午餐之后, 由于午间鸟类活动减少尚不是调查的最佳时间, 于是我们进行了 2 个小时的交谈, 交换了调查地的基本情况、大邑县鸟类总体情况以及观鸟产业发展状况的诸多意见。黄祖惠主任说自己是搞昆虫的, 对于鸟类和观鸟了解的不多, 不过有浓厚的兴趣, 希望成都观鸟会以后加强与他们的联系与合作。我代表成都观鸟会表示, 将非常关注大邑县的鸟类状况, 双方可以就鸟类调查以及发展观鸟旅游进一步地合作。

14:45, 调查正式开始。按照预先设计的调查方案, 将用半天时间主要以山区河谷为主要对象。于是我们沿着干五里河一路调查上去。几只红尾水鸬在干涸的河石上活动, 春天来了, 求偶行为时有发生。

雾山乡北距大邑县 27 公里, 比邻西岭镇、红星乡等, 北纬 30 度 41.776 分, 东经 103 度 21.706 分, 海拔 900~2200 米, 多低山沟谷, 山区中低部以人工纯林、混交林、次生林以及中低灌丛为主, 较高处植被保护较好。此次调查范围包括海拔 960~1400 米河谷谷底到山脊之间所有典型生境地帯, 包括河流、农田、村庄、山地等等。由于雾山乡是大邑县主要的产煤区, 工业用水量, 导致海拔 969~1160 米近 3 公里河段水体浑

浊且部分断流。

鸟况不如想象得好, 梦寐以求的四川旋木雀更是无从可见。不过天保工程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春天的雾山乡还是被装扮的苍翠墨绿。

公路在海拔 1120 米变成碎石路, 且坡度逐渐加大, 行进难度加大, 我已经开始出汗了, 不过由于逐渐远离采煤区, 河流与空气干净起来, 鸟况也得到了改善。棕脸鹟莺、强脚树莺、绿背山雀、红头长尾山雀、白顶溪鸬、红嘴相思鸟、棕头鸦雀等等层出不穷, 连多时不见的方尾鹟也随处可见。调查队认真地对观察到的鸟类作种类、数量、形态、行为方式、生存状况、活动生境等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还对某些重要鸟类的观察地用 GPS 卫星定位仪进行经纬度和海拔高度的测量与记录。

“快看! 那是什么?” 随队采访的何莉是第一次观鸟, 她发现了天空盘旋的普通鵟。出现了猛禽, 大家显得兴奋起来, 猛禽的出现干扰了其他小型鸟, 使我们有幸观察到更多的鸟类。在后来返程的路上, 我们又陆续观察到返巢的雀鹰和红隼。

快乐, 总是要拿出来分享的, 同时奔赴郫县、龙泉、双流的队伍之间随时用电话联络着, 相互通报着各队调查的进展情况以及发现的激动人心的鸟种。这正是观鸟的魅力所在, 除了放松身心、强身健体、学得知识之外, 发现某一个新东西的那种快感, 总是驱使着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投身大自然的怀抱, 与大自然对话、与鸟类对话、与我们的心灵对话。



在调查过程中拍摄到的不名柳莺 成都观鸟会

16:30, 路在大水碓走到了尽头, 前面是坡度更大的坡地, 红岩山耸立在前方。河水清澈见底, 海拔 1290 米的溪涧中, 我们观察到 2 只小燕尾。在一片棕榈、杉木混合林中发现了煤山雀和黑冠山雀。

口渴得厉害，而大部分河段的水是不敢喝的，好不容易找到小卖部，买了两瓶可乐猛灌。正惬意间，却闻得黄喉鹇婉转清脆的鸣叫，春天来了，它在召唤着它的爱情。

观鸟总是让时间变得短暂，天渐渐黑去，我们在确定收获了32种鸟之后，回到住地。晚饭后认真填写调查记录并作深入全面的总结。

山野的夜，清爽而静谧，主人家的小狗还在院坝里玩耍，两对喂养的红嘴相思鸟在屋檐下相依而眠。我们也很快进入甜美的梦乡。

【2005年4月3日，星期天，晴转雨】

红嘴相思鸟早上6:00，就用美妙的歌喉把我们从梦里唤醒。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我率先起床并偷偷溜了出去。哈哈！满山遍野都是鸟儿们的歌唱，真是一个惬意的早晨。

“kukukuku”远处传来四声杜鹃的叫声。“巫嘉伟，快出来，杜鹃”！我喊道。

巫嘉伟从屋里冲了出来，“等等我！”何莉也迫不及待追了出来。虽然叫声多，但大多为昨天已经看见了的鸟类。于是回来吃饭。

7:30，调查从住处开始，今天的路线以山脊与山间林地为主。接王停寺喂养的小黑和小花两条小狗友善地给我们带路。从接王停寺到开华寺2公里的路很快就完了，沿路村舍很多，农田里的庄稼和蔬菜长得很好，植被以针叶混交林为主，红嘴蓝鹇随处可见，我们在鸦雀群里发现了褐头雀鹛，还在海拔1100米的溪涧边混交林中发现高山旋木雀和听见白冠燕尾的叫声。

到了开华寺后，跟那里的僧侣作了短暂的交谈，了解了一些情况，总的来说鸟类的处境是相当严峻的。我们测量开华寺的海拔高度后，继续前行，在寺旁的大树上发现3只长尾山椒鸟，并听到某种噪鹛较长的啸叫。

尔后，我们到达海拔1220米的一片开阔地带，一只猛禽很快从上空掠过，未看清楚，估计为某种鹞。后来陆续看见灰头灰雀、斑姬啄木鸟等。

好天气出现了一点变化，云华顶也不远了，开阔地被浓密的柳杉林替代，不过林子过密，生境相当单一，林间地上连一棵杂草都没有。路陡峭而难走，走不远就得停下来喘息，还要竖起耳朵随时注意周围得情况。由于观鸟时间相对较长，我对听音辨鸟相对熟悉，蓝喉太阳鸟就是这样发现的，错过了机会的巫嘉伟与何莉懊恼不已。

10:05，调查队到达海拔1390米的石佛寺

后开始返回。由于时间和观察需要，决定从另一条路下山，而这路竟是运送木头滑出来的。右侧溪涧时不时传来白冠燕尾和白领凤鹇的叫声。

从开华寺撤下来，我决定不走来时的路，改走大路下山，而这一决定竟然避免了随后遇到的困难甚至危险。

由于专著于调查，我们并没有太在意天气的变化，而很大的雨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密密匝匝地落下来，我们却前不挨村后不着店，我一面要求大家把望远镜与调查仪器保护起来，一面打量着周围的环境。一块突出的岩石出现在不远处，于是我们赶紧躲了进去。

地上很快就积起小水流，起先活动的鸟儿们躲在树林深处窃窃私语，偶尔有实在躲不住雨换地方躲雨的鸟从我们面前飞过。而远处的天空却正艳阳高照。

过了20多分钟，按耐不住的我冲进似乎减小的雨中，巫嘉伟与何莉却纹丝不动，于是我又从雨中冲了回来，三人一阵狂笑。虽然遇到天气变化，行动受阻，但是大家的情绪还是非常饱满的。

雨在半个小时后停了下来，回到住地已经近12:00了，于是不再出去，开始了今天上午的记录与总结。下午大邑县林业局就来接我们回成都了。

“喵喵喵喵”，普通鳶在雨后的山水中发出很少听见的叫声。太阳又一次露出它灿烂的脸。真正的惊喜果然出现在最后，一阵奇怪的叫声引领我们目击到住地后面树上停着的领角鸮。

下午15:15，我们离开雾山，踏上归程。

我们目击或者听出48种鸟类，与1994年的调查记录对照，本次调查为该地区增加了棕脸鹟莺、红隼、白冠燕尾、四声杜鹃4个鸟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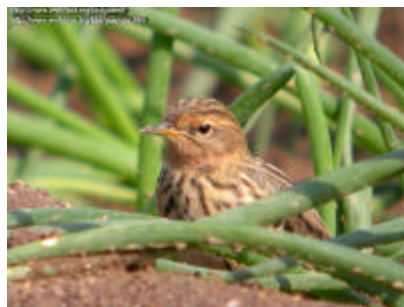
花脸鹟 dipper 摄于四川广汉(2005/4)

## 【飞羽瞬间】



大白鹭开屏

向问天（江西）摄



红喉鹟

羽衣甘蓝（山东）摄

## 【观鸟随笔】

## 弃园

西安鹤

2003年的初春，我误入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仿佛是跌进了时空隧道。那一天，风很大，雁塔南广场上到处是放风筝的人，我也买了一个，一直向东找地方放，这一走便向曲江去了。曲江这个地方对我来说，一直是很陌生的。只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参观过曲江水厂，四处都是农田，春天的时候就像诗里写的那样，看到的是“离离原上草”，禁不住“一岁一枯荣”的感慨。那天走到这里，还是多少年前的样子，在春天的时候让人感动的风景。

风很大，分不清是东风还是西风，风筝很快就放得很高，线很快就不够用了，那是只最普通的蝴蝶风筝。不由得我想起高中时写过的一篇《风筝》的散文，那时是流行意识流的时代，我的文章处处布满成人呓语式的暗示、隐寓，却被语文老师所欣赏。我用不知所云的文字描写我的高中生活，它就像是一个风筝，暗示被人牵引，没有自由。父母看过，说好，却没看懂，只是觉得惊奇。也许，很多的春天都会让人想到少年时代，想到青春。

风筝走，我也走，一走走到小村口。不知不觉我走到一个围墙的缺口。我探进头去看了一下，吓了一跳，这是什么地方啊，好大的地方，有青山，有楼阁，还有巨大的湖面！我扔了风筝，钻进园去。

这怎么可能呢，巨大的楼阁桥梁却都是破败的样子，而湖水除了湖畔深色的水草却是清澈的。最让人惊奇也是最吸引我的是，湖面上漂着大大小小的野鸭，在楼台上也活动着各种各样的小鸟。我看到了小鸊鷉，绿翅鸭，斑嘴鸭，还有离得很远看不清楚的各种水鸟。岸边的柳树开始泛绿了，风吹起来，我觉得是在唐朝。这怎么可能呢，这里几乎看不到人，只有远处的山坡上几个顽童在追逐。走上跨越湖面的小桥，竟想起“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诗句。这怎么可能呢，我爬上那座小山，俯看湖里的鸭子，也向东眺望青龙寺的樱花。难道这里就是史书上记载的芙蓉苑，难道这里就是虢国夫人游春的乐游原？我仿佛能看到隐隐北方含元殿的金顶和兴庆宫里如织的人群。

空中一声鸣响，仿佛是鹤唳，寻声而去却不见。太阳悄悄藏起来，城市的影子变得模糊而遥远。楼阁虽然破败，却在春风里更显神采。那湖中碧水因为水中的生灵而变得活泼。西边的大雁塔仿佛罩在一团烟雾中，轮廓似乎都要溶化了。

我走下小山，走近一座座唐风的楼阁，细细端详，是棕红的漆，是青色的瓦。都是饱经风霜的表情，却都是我喜欢的，梦里梦到的唐朝，包括这日的春风和杨柳。我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湖中那个没有漆过，原木色的小亭上多了一对恋人。他们却也是身影模糊的样子，拥在一起，时不时，他们也看看湖中的野鸭。

风小了，几乎没风了，我走出了那个围墙的缺口，很快就回到了喧闹的城市。回到家，我想起杨朔的那篇《海市》来，文中他很牵强的要描写长山列岛是生活中的海市，我是不喜欢的。而我很喜欢的是他那句：“船一靠近岛屿，我便跨上岸，走进海市里去。”那正和我走进这座园子的感受一样啊。很快我了解到，这座园林确实是停工已五年的芙蓉园，是一座弃园。说实话，我真不想这座园林能最终建成，也永远不要开放，只保留现在的样子，那样我就能常常来看看水中的鸭子，小山的雀儿了。

一年后的春天，我再来到这里的时候，围墙补好了，修了大门，我再也没有机会进去了。

2005年春节，我给父母买了两张60元的“大唐芙蓉园”的门票，正月十五那里上映了全球最大的水幕电影“大唐追梦”，当天的游客近十万人。那晚父母打来电话，显得十分欣喜激动，我却哼哼着应付，最后我终于把心里藏的那句话问了出来：“妈，湖里有鸭子吗？”

## 【观鸟随笔】

## 我的观鸟历程

(湖南) 张翼飞

虽然老在论坛上晃啊晃的,看起来似乎是个老观鸟人,但自己心里清楚,最近才刚刚入观鸟之门。

开始接触观鸟时间不晚。1997年大学毕业到湖南工作,年底带一个摄影实习生初次到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采访,第一次真正被自然之美所震动!印象中当时的东洞庭湖真的是鸟世界,我们在大堤上转啊转的,转了几天,完全失去方向,只看鸟起鸟落。我师弟只带了一个70-200头,还是问姚毅借了一个KOWA转NICON的接圈,用KOWA单筒拍了几张当时觉得很壮观的片子(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全是红嘴鸥)。我记得98年1月16日是湿地国际组织的亚洲几个点水鸟同步调查,我回家过年了,我师弟又去了一趟东洞庭,那次他们看到了那只迷途的火烈鸟!(呵呵,鸟类手册里有记载。)

98年春天开始,因为协助湖南卫视拍一个纪录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纪录片,讲一个打鸟人如何变成了一个护鹤人),我开始频繁地往东洞庭湖跑了。我那时候还是用一个记者的眼光去看鸟。记者的眼光经常是断章取义、以偏盖全的,我当时也只在乎能否挖出什么新闻来,经常是从外界生切入,而没有时间与耐心去关注事物本来面貌的(看看媒体在关于鸟的报道上闹了多少笑话!)。再加上在单位借出来一个300/2.8的NICON头和一个2倍镜,因此和岳阳一帮人开始拍鸟。

拍鸟的过程中,我确实感受到了拍鸟与观鸟之间存在矛盾。拍鸟对观鸟水平提高不大,甚至是阻碍了观鸟。在过去的几年里,虽然照片在逐渐增多,但我始终只认得几种常见的水鸟,而且更可怕的是,我没有体会到单纯观鸟的乐趣,从而推动自己去提高观鸟水平。许多时候给自己一个解释,先拍下来再说,大不了回去再问人。这里已经犯了几个错误,一是在东洞庭我们基本上只拍水鸟,长期漠视林鸟;二是拍摄更注重的光影与构图,等到冲出来后只挑光线与构图好的片子洗印,其他的鸟那怕进入镜头了,也只存在于底片那颜色相反的影像里了;三是拍照使我们看到鸟时大多靠猜,而没有培养起来看特征、看细节来鉴别的习惯。

2001年参加香港观鸟赛,感谢北京两位老师的推荐,感谢张浩辉向导与赵欣如领队悉心找鸟观察,可我只念着我的相机,见到鸟种都不做记录,有时甚至成为队伍累赘,现在想起来,错失了多好

的机会!回长沙后,许多外国朋友知道了,每次看到鸟或听到鸟鸣,次次问得我张口结舌,经常只好用“我不知道它的英文名字”来搪塞(脸红)。

2004年下半年,和姚毅一起对湖北的几个湿地保护区各做3-4天的培训,后来还结伴到四川邛海拍了一次鸟,因为身边有了个老师,我看到什么鸟都可以问。虽然还是拿镜头作望远镜用(这次镜头的焦距长了许多,不像以前那个根本没法看细节),却突然感受到了观鸟的乐趣。2005年2月,和《中国日报》陈亮一起报道水鸟调查,陈亮虽然观鸟只有半年,却已经经验丰富,而且非常善于表达,他经常将我们见到的鸟的特征、生境、叫声等描述得活灵活现。那真是一次愉快且大有受益的旅程。回来后,急着上双筒,托人到香港买奥林巴斯的一款没买到。几天前才从办公室找到一个凤凰8X40的,稍重,亮度不错,下决心要给自己补课。

补课从身边开始,我现在住的长沙民政学院座落在长沙最大的公墓区,校园到处可见墓地,虽然学生家长时常抱怨校园环境不好,在我眼里却是观鸟的好地方。

一出门,路边的小樟树(移栽的,长得一副可怜样)上就落有一只像麻雀但绝对不是麻雀的鸟?第一个反应是脸上长得有些不一样,比较清秀一些,等我拿起望远镜(用得还不熟),它已经飞了。回来看图册,怀疑可能是山麻雀。

然后就看到鹧鸪了,远远看到时以为是喜鹊呢,稍接近就飞了。我就找了块砖,在一棵树下傍着坟头坐下来。一会儿,这只鹧鸪回来了,从地上一直跳到一棵砍倒的树上,还经常性地耸起尾巴,将漂亮的、两边白中间黑的尾巴展开,舞姿真酷。一会儿他走到旁边一个塑料水槽里喝水、玩耍,突然眼睛余光里发现有另外一只鸟,啊,原来还有一只雌鸟正在水槽里,应该是一直在这里而我未发现。我事先也没考虑那只雄雌,但早在水槽里的那个个体明显小很多,我想应该是雌鸟了。

鹧鸪玩够了,一会儿飞走了。砍倒的树上又落下来一只小鸟,肉眼就能看出,是大山雀,用望远镜仔细看,有些逆光,身上有一团淡蓝,真漂亮!

突然注意到对面草地还有两只小鸟正悬在两根茅杆上吃东西呢,用望远镜一看,像蜡嘴,但全身皆褐黑色,对照图册,应该是金翅,翅膀与尾巴上有明显的黄绿色。

在坟头坐了半个多小时,还有珠颈斑鸠落下又飞了,乌鸫落下又飞了,北红尾鹂一雄一雌四处蹦跳又不见了,四周则一直是白头鹎高亢的叫声。我看到两只乌鸫中有一只两胁有白羽,是不是白化现

象？

出了这片林子，抬头树顶就是一只黄黄的大鸟，还没等我拿起望远镜，它就飞了，但第一眼已经瞥到脸颊上有一大块黑斑，应该是松鸦，这可是新目击种。

出学校后门，往西面一座山头上走，地上全是清明祭扫过的残迹。看到一只斑鸠、一只暗绿绣眼（就一只站在树顶，也不吃东西，以前看到都是整群），一只喜鹊。突然看到远处地上有小鸟成群，接近后看到脸呈棕色，刚开始为可能是棕脸鹟莺而高兴（前几天在长沙植物园看到一只），但仔细一看，都是棕头鸦雀。拿出相机拍了两张，鸟就被对面走过来一个采蕨的人吓走了，找了几圈没找到。

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光线渐暗。看学校的宿舍楼油烟四起，赶紧回家。

前几天老家农村的一个阿姨过来，老婆给她看我最近拍的鸟照，她很小心地问：这些照片有什么用？能卖钱吗？

我一时哑然。如果把这份鸟类记录给她看，这个问题更不好回答了。

是啊，这有什么用？能卖钱吗？

在我们的文化里，做一件事太讲究它的功用。长期以来，我处于紧张工作的状态之中，去年下半年开始，非常渴望能够彻底地休息一段时间，每天没有那么多邮件要回，没有那么多电话要打，没有那么多事情要安排，没有那么多东西要思考，而观鸟，能够带来这种感觉。

前面说到东洞庭湖那个打鸟的人，他原来是公社打鸟队的队长，组织群众打鸟作为困难时期的食物补充。1981年，当他面对一家白鹤三口时却没法扣响扳机。并且自此开始守护这家白鹤，直到1992年因为他家前面修了公路白鹤不再返回。

湖南卫视拍他的纪录片时，我们一直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他放下屠刀？保护区说是因为保护区的宣传，但保护区到1984年才成立啊。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后来说到白鹤来前他正好生了一个孩子。

我相信，当他看到那只楚楚可怜的雏鹤时，心里会泛起一些温存与安宁。

~~~~~

### 【特色鸟讯】

☞ 3月31日：丹东合隆水库，168只小白额雁，800只花脸鸭

☞ 4月1日：上海崇明东滩，剑鸻1只

☞ 4月3日：北京野鸭湖，19只大鸨，3只白枕鹤，

9只东方鸽：1只小白额雁，2只毛腿沙鸡

☞ 4月3日：广州中山大学，棕腹仙鹤1雄

☞ 4月9日：广州中山大学，黑枕王鹳雌

☞ 4月10日和17日：在广东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和龙洞水库各记录到紫寿带1只

☞ 4月11日：天津黄岗水库，黑尾膝鹬×18000 泽鹱×12000 黑翅长脚鹬×1500 反嘴鹬×1000

☞ 4月16日：以上同一地点 黑尾膝鹬×10000 赤颈鹳×1

☞ 4月11日：密云水库大鸨8只

☞ 4月12日：海口万绿园，白喉红臀鹈，可能是海南的新记录。

☞ 4月13日：上海崇明东滩，勺嘴鹬1只

☞ 4月13日：江西南矶山，斑背大尾莺

☞ 4月12~14日：广州中山大学，海南蓝仙鹤2只

☞ 4-14 至 4-16：湖北广水中华山国家森林公园 灰脸鵟鹰×21

☞ 4月15日：广东深圳市区高尔夫球场小杓鹬×2

☞ 4月17日：13:08，100只左右黑冠鹤在广州龙洞水库上空向北飞去

☞ 4月17日：四川广汉，东方鸽1只

☞ 4月17-18日：湖北大悟仙居顶林场 白喉针尾雨燕×2 白腹隼雕×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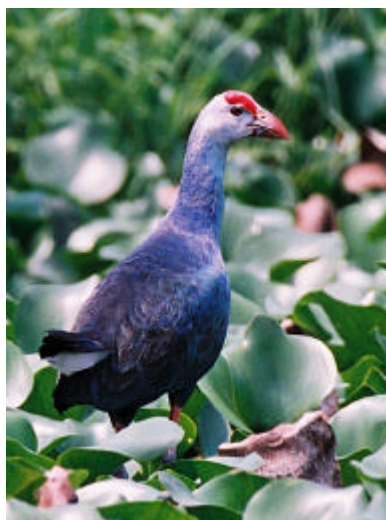
☞ 4月20日：厦门机场附近72只赤腹鹰飞过

☞ 4月20日：福州硫磺滩1雌

☞ 4月23日：北京延庆3只卷羽鹁鹑

☞ 4月23日：75只黑冠鹤在广州竹料镇上空飞过  
(雷进宇)

### 【飞羽瞬间】



紫水鸡 郑康华摄于广东饶平(2005/4)

【飞羽瞬间】

其实，将羽翼之美定格的方法很多。

随手拿起画笔，让笔尖随着心中的印象游走，跃然纸上的，就是最美丽的图画。

观鸟、摄鸟、画鸟……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鸟类的爱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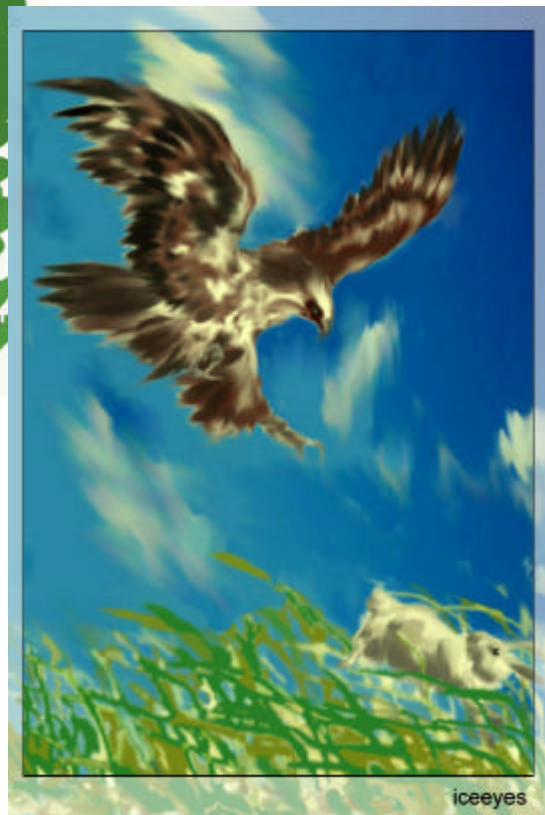
这里 我们选择了5幅由鸟友绘制的鸟类图画。请与我们一同品味这特别的飞羽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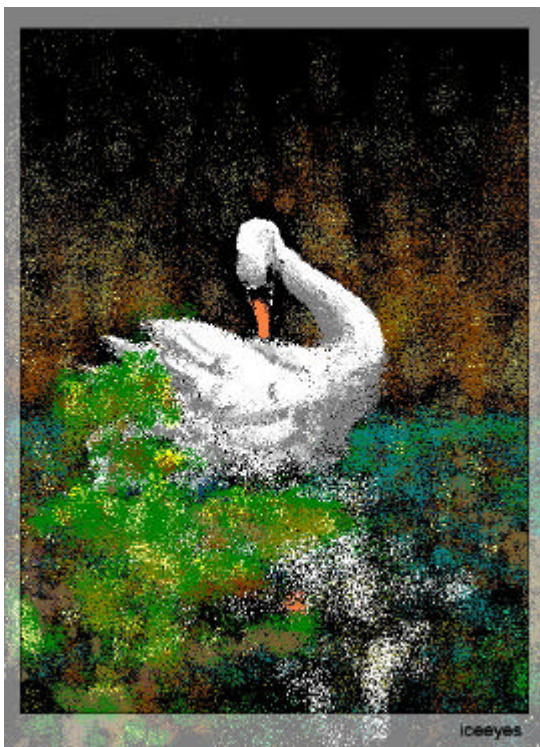
4月，鸽子窝鸟滩正午-----16克重的毛虫



小朋友的冠鱼狗-----16克重的毛虫



猛禽-----iceeyes



天鹅(1)-----iceeyes



天鹅(2)-----iceeyes